

國語

三冊



國語卷第九

晉語三

韋氏解

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

惠公獻公庶子重耳之弟也外秦也內里季也

與人誦之

與衆也誦也

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

佞善爲

里不受惠公賂田而納之見佞謂惠公入而不與也果猶竟也喪亡也

詐之見詐果喪

其賂

詐謂秦以詐立惠公不置德而置得之而徃終

逢其咎

謂惠公也

徃韓喪田不懲禍亂其興

鄭謂不

田不懲艾復欲與秦共納重耳惠公殺之

既里季死

既已也惠公二年春

禍公隕於韓

禍貪伏之禍秦伐晉戰於韓獲惠五年郭偃

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

偃晉大夫善與人誦之門

是以君子省衆而動

動行 監戒而謀謀度而行

揆也察衆口以爲戒

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

也

日考而習戒備畢矣

日自考省而行之

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共世子申

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惠公蒸於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臭達於外不欲為無禮者所葬唐以賈君

為申生妃非也傳曰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

人斯而有是臭也賈唐云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

斯世子也誰使是人有是臭者言惠公使貞為不

聽以正葬之信為不誠而不見誠國斯無刑偷居倖

生刑法也言惠公偷不更厥貞大命其傾正變更其

傾也威兮懷兮威畏也懷思也言國各聚爾有以待

所歸兮爾有所猗兮違兮心之哀兮猗歎也違去也

上安土重遷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二七十四歲後

徵者亦亡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謂重鎮撫國家為

王妃兮言重耳當伯諸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難難

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



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美善也播布也越揚也戴欣戴也惡亦如

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

替乎冢嗣太子也替滅也其數告於民矣數謂二七公子重耳其入

乎其魄兆於民矣魄形也兆見也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

其光耿於民矣耿猶也數言之紀也謂言者紀其數也魄意之

術也意民之志也術導也魄兆見而民志隨也光明之曜也紀言以敘之

敘述也述意以導之導開也明曜以昭之不至何待欲先

導者行乎先導為重耳導引者可也將至矣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

之鎮芮鎮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

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

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戮辱也罹天

之禍無後無後嗣也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志識也及至也及文公

入重耳文公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冀芮既納文公而悔將殺之文公知之潛會秦

伯于王城冀芮焚公宮求公不得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陳尸曰施

惠公既即位乃背秦賂使平鄭聘於秦且謝之謝不

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二君奚齊卓子為

子君者不亦難乎平鄭如秦謝緩賂緩遲也乃謂穆公

曰君厚問以召呂甥卻稱冀芮而止之止留也問聘也謂報平鄭

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屬七與大夫出

也奔聘之穆公使泠至報問泠至秦大夫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

將行事客泠至也將行聘事也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禮薄

少幣其言我於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是故殺平

鄭及七輿大夫七輿申生下軍大夫也共華賈華叔堅驪歛

纍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出奔秦豹平平

鄭之自秦反也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

曰二三子皆在外而不及也二三子七與大夫子使於

秦可哉入可以平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共賜華之族晉

夫曰子行乎其及也將行去也其共華曰夫子之入吾

謀也將待也言己謀平鄭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

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智謀不中困而不死無

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也任荷子其行矣我姑待死共子

賜平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

背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衆固不說忌惡也處者今

又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

其君必出穆公曰失衆安能殺人人謂里平及且夫

禍唯無斃斃死也罪不至足者不處罪足不處國處者

不足處國者不勝敗若化化言轉化無常也猶平以

禍為違孰能出君違去也謂平豹以禍故爾俟我俟

也待我

圖之

魯僖十三年

乞糴於秦平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

不知

無禮背賂也

往年有難今又薦饑

難謂殺里平之黨仍饑曰薦

已

失人又失天其有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

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

代更也

補乏薦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

薦進也

謂公孫枝

曰予之乎

桑枝子也

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

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

聽聽命於君

君若弗予

而天子之

年子之

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

苟使晉衆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今不予糴則晉得以爲辭故不可不

不若予之以說

其衆衆說必咎於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欲禦

我誰與是故汜舟於河歸糴於晉

汜浮也歸不反之辭

秦饑公

令河上輸之粟

秦河上許城也

號射曰弗與賂地而予之

糴號射晉大夫無損於怨而厚於寇厚猶也不若勿予公曰

然慶鄭曰不可慶鄭晉大夫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賴贏也實

穀也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我當處秦我亦將擊晉弗予必擊

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

六年秦歲定惠公六年魯信公十五年安帥師侵晉至於

韓韓晉地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深入境深也

也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

其訊射也訊問也公曰舅所病也病短也諸侯謂

右慶鄭吉右公戎車之右公曰鄭也不遜以家僕徒為右僕家

徒晉大夫步揚御戎步揚晉大夫御梁由靡御韓簡由靡

夫韓簡晉卿號射為右為簡車右以承公承次公公禦秦

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鬪士眾欲鬪者眾公曰何故

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己己秦也處己入也煩己為秦所立



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愠愠怒

也晉莫不怠受其施也鬪士是故眾公曰然今我不

擊歸必狃狃快也秦必狃狃快也而輕我擊而歸一夫不可狃而況國乎

公令韓簡挑戰先挑戰敵曰昔君之惠也寡人未之敢

忘寡人有眾能合之弗能離也弗能離言君若還寡

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彫戈出

見使者衡橫也彫鏤也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君

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也列位也今君既定而列成君

其整列寡人將親見若云朝見客還公孫枝進諫曰

昔君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置德而

置服也置而不遂擊而不勝遂成也其若為諸侯笑何

君盍待之乎待其亂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公子重

耳而納晉君是吾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耳實

不肯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謂里也背其外賂外秦也彼

塞我施若無天乎言云晉所行若無有天也若有天吾必勝之天道

必助順也君揖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濇

而止濇深泥也公號慶鄭曰載我也號呼也慶鄭曰忘善

而背德又廢吉卜卜右慶鄭吉公廢不用何我之載鄭之車不

足以辱君避也難也梁由靡御韓簡輅秦公將止之

輅輅迎也慶鄭曰釋來救君也釋舍也亦不克救君遂止于秦

止獲也為穆公歸至于王城王城秦地合大夫而謀曰殺

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之與復之孰利公子繫曰殺

之利以為臣子絕望逐之恐構諸侯構交也以歸則國家多慝

慝慝也恐知國家閼隙之惡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不若殺

之公孫枝曰不可恥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

重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讎雖微秦國天下

孰弗患

微無也雖無秦國天下諸侯

公子繫曰吾豈

將徒殺之

徒空也

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

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

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智也公孫枝曰恥一國

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女無乃不可乎

雖立有道君父之恥

未若不可必為諸侯矣戰而取笑諸侯不可謂武殺

其弟而立其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弗忘

是再施不遂也不可謂智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

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

要結也成平也

復其君而質其適

子使子父代處秦

代更也

國可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

質子圉

子圉惠公適子懷公

秦始知河東之政

秦取河東之地而置官司故云

知河東之政在魯僖十五年

公在秦三月

內傳公以九月歸

聞秦將成乃使卻乞告

呂甥甥欲乞晉大夫呂甥也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

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

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欲今更命立他公子以代

下且賞以悅衆衆皆哭焉作轅田子圍言父子避位以感羣

以田易者易疆界也或云轅田以田出車賦非也唐曰讓肥取磽

也呂甥致衆而告之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卹在亡謂

也卹憂而羣臣是憂不亦惠乎憂謂改立君賞君猶在

外若何衆曰何爲而可何所施爲呂甥曰以韓之病

兵甲盡矣病敗也若征繕以輔孺子以爲君援言當賦也

稅以繕甲兵輔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羣臣輯

睦兵甲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皆說

焉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爲州使州呂甥逆君於秦穆

公訊之訊問也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

其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子弟之死喪者

謂韓之戰不憚征繕以立孺子曰必報讎吾寧事齊楚齊

楚又交輔之也交夾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事秦

有死無他故不和比其和之而來故久公曰而無來

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君子則否

公曰何故對曰小人忌而不思忌怨也不思願從其

君而與報秦子君謂是故云不故言其君子則否曰吾君

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納之能執之則能釋之德莫厚

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德為怨君其不

然秦君曰然乃改館晉君靈改更也初秦伯拘晉侯於

館饋七牢焉牛羊豕為一牢饗

惠公未至蛾析謂慶鄭大蛾析晉曰君之止子之罪也

也止獲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



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

大罪三將安適適之也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

不來將獨伐秦獨師其屬不得君必死之此所以待也所以

不去待臣得其志志謂出奔而使君薈是犯也薈逆也犯

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于絳郊聞慶鄭止

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

始入而報德不降不自降下降而聽諫不戰慶鄭諫

秦羅若公降心而戰而用良不敗良善也卜右慶鄭

駟不用既敗而誅又失有罪若鄭出亡不可以封國

良故敗臣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

下有直言臣之行也行道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言刑殺得

正此人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弗刑必自殺也蛾

析曰臣聞奔刑之臣奔趨也不若赦之以報讎君盍赦

之以報于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行

之謂能赦罪以報讎也秦豈獨不能乎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

戰不克入處不安不智出戰不克謂韓時也入處不

安成而反之不信成平也與秦始平失刑亂政不威

有罪不殺為失刑失刑則政亂政亂則威不行出不能用入不能治敗國且

殺孺子孺子子圍也秦復惠公而不若刑之君曰斬

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忌怨也其

聞賢於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

而擅進退犯政也言慶鄭擅退也快意而喪君犯刑也鄭也

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

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不可復也君令司馬說刑之

司馬軍司馬說其名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

誓曰失次犯令死次行列也將止不面夷死將帥也止獲也

也夷傷

偽言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

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

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

士皆在

皆在此也

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

言我坐待死而不能

面夷乎怨君不用忠信忌善背德

趣行事乎

趣司馬行其刑也

丁丑斬慶鄭

乃入絳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

懷公十二年自秦逃歸魯僖二

秦乃召重耳於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粱

高粱晉地

而授重耳實爲文公

# 國語卷第九

爾則重耳實錄文公

善以各重耳於襄而唯之晉人遂對公曰高梁

飲入籍十五羊惠公卒對公立對公曰

士皆去而唯之晉人猶坐於旌而不猶面與

出也下而夷而罪四出獲也旌旌曰旌三

出而罪二出也樂樂由氣對夫秦公而罪三

出也言難來孤今獲夫矣亦令而罪一也

出也言難來孤今獲夫矣亦令而罪一也

國語卷第十

晉語四

韋氏解

文公在狄十二年

文公晉獻公庶子重耳避驪姬之難魯僖五年歲在大火自蒲奔狄

至十六年歲在壽星故在狄十二年

狐偃曰日吾來此也狐偃文公舅子犯也日往

非以狄為榮可以成事也

榮樂也成事成反國之事吾曰奔而

易達也

達至困而有資也資財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休息也戾

定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也

底止底著滯淫也著附也滯廢也淫久也

誰能興之也

興起也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

力一紀可以遠矣

蓄養也一十二年歲一紀齊侯長矣而欲

親晉

齊侯桓公長老是歲桓公為淮之會明年而卒管仲歿矣多讒在側

牙豎貂之屬

謀而無正衷而思始無正無正從也衷中道思其初

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

前善之言鑿邇逐遠遠

人入服不為郵矣

邇近也逐求也會其季年可也季末也



茲可以親也茲此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

五鹿衛邑不見禮故乞食野人舉塊以與之塊也公子怒將鞭之

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言民奉土天事

必象必先十有二年必獲此土復十二年二三子志

之也志識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歲星自軫

四度為壽星之次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年後為鶉尾

歲在鶉尾必有此五鹿地魯僖二十七年六月戊申

取五鹿周正月夏十一月也天以命矣命告也謂復

於壽星必獲諸侯是歲復在鶉尾也天之道也天之道也

諸侯踐土五月獻符於王天之道也天之道也

由是始之得塊始也從有此其以戊申乎有此五鹿當

所以申土也日申以戊申土地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

拜天賜受遂適齊

齊侯妻之甚善焉

桓公以女妻之甚善有馬二十乘  
四匹為乘八十七

也匹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

在齊一年而桓公卒孝公即位孝公桓公昭即諸侯叛齊子

犯知齊之不可以動動謂求反國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

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患文公不肯去與從者謀於桑下

從者趙衰之屬蠶妾在焉在桑上也莫知其也在也妾告姜氏姜氏

殺之殺之齊聲又欲滅口時諸侯叛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

以子行其聞之者吾以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

也貳疑貳無成命疑則不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詩大

雅大明之七章上帝天也女武王也先王其知之矣

言天臨護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

貳將可乎言武王知天命不可疑子去晉難而極於此

也極至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成定也謂奚齊卓子殺死惠公

無親之外天未喪晉無異公子同生九人有晉國者非

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天子不取故必有咎公

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

夫每懷靡及詩小雅皇皇者華之首章莘莘衆多征

將無所及私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道也

處居也也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

其能及乎及時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

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西方謂周詩云誰將西歸又

安疚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詩鄭風

思之卒章仲祭仲也懷思也言雖欲從心昔管敬仲有

言小妾聞之敬仲夷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畏威如

此民之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從心所思如水流見懷

思威民之中也威畏也見可懷則思畏威如疾乃能

威民乃言能畏上威在民上弗畏有刑能威民故在人

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去威遠言不能威民其在辟

也吾從中也辟罪也弗畏有刑故云罪高鄭詩之言

吾其從之從其長人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

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裨補也齊

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

矣公子幾矣幾近也言重耳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

之者非人也濟成也敗不可處敗齊時不可失忠不

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始封謂

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殷也自氏五度

之次闕伯陶唐氏之火正居於商上祀大火死商之

饗國三十一王自湯誓史之紀曰唐叔之世將如商

數誓史知今未半也自唐叔至惠公十亂不長世不

世亂當有平時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

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

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饜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

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戰死原野公子將走不暇豈能

復與豺狼爭食我乎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

無亦不亦也柔脆也嘉美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衛

衛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禮焉衛文公宣公之孫昭伯頑之子燮也虞備

也是歲魯僖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甯莊子言

於公曰莊子衛正卿穆仲靜之子甯遠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

君親其親所以善德之建也善所以立德國無紀

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

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

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晉祖唐叔武王之衛祖康叔文王

謂禮賓親親善善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



唐叔武之穆也自祖以下一昭一穆故康周之大功

在武謂始伐紂天祚將在武族族也苟姬未絕周室

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也聚財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胤

公子實德晉仍無道仍重也天祚有德晉之守祀必公

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

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

### 衛過曹

曹共公亦不禮焉共公曹昭公曹伯襄聞其骭脅欲觀其狀

骭并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諜候也微薄迫也蔽

僖負羈之妻言於負羈負羈曹大夫曰吾觀晉公子賢人

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

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貳猶也僖負羈饋

飧寘璧焉熟食曰飧寘置也公子受飧反璧負羈言於

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不亦禮焉曹伯曰

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

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幹

也幹禮賓矜窮禮之宗也宗本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理紀

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失常則政不立國君無親以國為親

自武王僚以官相親君以國相親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

廢親今君棄之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奔

也也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狐偃趙衰賈佻而君蔑之是

不明賢也謂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

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

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宜義也闕缺也玉帛酒食猶

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五常五常三宗國之常失位而闕

也

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

公子過宋適自曹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相

悅相善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襄公宋桓公之子

從茲父也長幼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

事賈佗長兄之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

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趙衰晉卿公明之少子成子衰也先

也君獻公戎御御戎車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賈

族偃之子射姑太師賈季也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

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成幼而不倦成幼自幼殆

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樹種也商頌曰湯降不遲

聖敬日躋長發之三章降下也躋升也言湯之尊賢下士甚疾故聖敬之道日升聞於天也

降有禮之謂也降己於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

二十乘

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文公鄭厲子捷叔詹諫曰臣

聞之叔詹鄭大夫親有天有天神用前訓前訓先君之教禮兄弟資

窮困資稟也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祚焉天將啟之

啟開也同姓不婚惡不殖也殖蕃也狐氏出自唐叔狐氏重耳

外家與晉俱唐叔之後別在犬戎者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狐伯行

字成而雋才離違而得所言成人而有雋才違去也久

約而無釁一也釁瑕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同出離外

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靖治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棄

之載成也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

作高山大王荒之天作之首章作生也高山使與雲雨大

王則秩祀而尊大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

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

夾輔平王武公鄭桓公子滑突文侯晉穆侯之子仇戮并也一同也平王勞而德

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質信也起若親有天獲

三祚者可謂大天三祚謂成而雋才晉國不靖狐趙謀之若用前訓文

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國業同事也前訓二若禮兄

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命晉鄭同姓王之遺

弟謂兄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後軫車

木還軫猶迴車周歷諸國遭離阨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

徼要也四者有天前訓兄弟困窮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

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稷稔也無成黍

不為黍不能蕃廡為成也蕃滋也廡豐也稷不為稷不能蕃殖

殖長也所生不疑唯德之基所生謂種黍得黍種稷得

是也若禮重耳則當除之不爾公弗聽遂如楚楚

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成王楚武王之孫

九獻上公之享禮也庭實庭中之陳也百舉成數也周禮上公出入五積饗饋九牢米百有二十宮醢醢

百有二十車芻薪倍禾公子欲辭不敢子犯曰天命也君其

饗之之天命天使饗食也亡人而國薦之薦進也非敵而

君設之之非禮敵而設非天誰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

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

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有之楚自多羽旄齒革則君

地生焉尾齒象牙革犀兕皮皆生於楚其波及晉國

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也波滋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

於禮內曲禮云四夷之大國對曰若以君之靈靈神得復晉

國晉楚治兵會于中原其避君三舍治兵謂征伐古

而舍三舍法曰進退不過三十舍禮也若不獲命不得楚還其左

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鞭之所長不及馬腹爾

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橐鞬矢房鞬弓殺也言以禮避

逐也逐相馳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孫令尹成得臣也



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

修也不我德我之不德殺之何為天之祚楚誰能懼之

楚不可祚冀州之士其無令君乎冀州在且晉公子敏

而有文敏達也文辭約而不詔在約困之中三材侍之

天祚之矣三材人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子玉曰然則

請止狐偃質以為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

媾郵之也曹風候人之三章媾厚也遂終也郵過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

焉效郵非禮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懷公于圍質於秦魯僖二十二年

歸年逃秦伯召公子於楚秦伯穆公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

秦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歸嫁也懷嬴故子圍妻子圍逃歸立為懷公故曰懷

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婚禮媾入于室媾御奉匜盥揮灑也嬴

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卑賤也公子懼降服囚命

懼嬴之訴降服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

才適妃子圉之辱備嬪嬙焉嬪嬙婦官時欲以成婚

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言欲以成婚懼非有

則無不敢以禮致之懼之故也之不敢以婚正禮致

愛此女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備禮降服言寡人

此自寡唯命是聽聽進退此命公子欲辭取也司空季

子曰同姓為兄弟季子晉大夫胥臣白季後為司空

同父而生德姓同者乃為兄弟言惠公重耳黃帝之

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

為己姓此二人相與同德故俱為青陽方雷氏之甥

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方雷西陵氏之姓彤魚國名

之子曰嫫祖實生青陽姊妹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

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唐尚書曰繼

也繼孫乃為大宗別子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得

以德居官而初賜之姓謂十四人而姬酉祁己滕箴

任荀僖姑儂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

皆為姬姓二十五宗唯青陽與蒼林同德之難也如

是之言德自黃帝同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

賈侍中云少典黃帝之先有蟜諸侯也炎帝神農也

虞唐云少典黃帝炎帝之父昭謂神農三皇也在黃

二帝前黃帝滅其子孫耳明非神農可知也言生者謂

賈君得之耳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謂所生

功以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

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濟當為擠擠滅也傳異姓則

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耳重

懷贏之異故又言此以勸之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

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畏

類其黷則生怨怨亂毓災滅姓毓生也是故娶妻

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二合姓為

婚姻相親以義以導利利有義則利以阜姓也厚姓利

相更成而不遷更續也遷離散也乃能攝固保其土房攝持也保

守也房居也今子於子圍道路之人也言德姓異取其所棄以

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

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言將奪其國何辭於妻初奚齊卓子死秦伯欲

納重耳子犯難之以爲不可今更言此者子圍無道害重耳使狐突召子犯及其兄毛突不言召而殺之

故重耳子犯難之謂子餘曰何如子餘趙衰字對曰禮志有之曰

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必先有入欲人之愛己也必

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

於人罪也言不先施德於人而求用者罪今將婚媾以從秦重

從其命日媾從受好以愛之受其好聽從以德之德己之懼

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歸女納幣更成

婚禮逆親迎也

他日秦伯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

衰之文也文也辭也請使衰從使子餘從秦伯享公子如

享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詔相重耳如賓禮也卒事秦伯謂其

大夫曰為禮而不終取也言此為明復宴中不勝貌取也

也勝當為稱中不稱貌情貌相違華而不實取也有華色無實不度而施取

也不度己力而施德施而不濟取也濟成取門不閉不可以

封也封國非此用師則無所矣非能閉此五取之二三

子敬乎敬此明日宴秦伯賦采菽采菽小雅篇名王賜諸侯命服之樂

也其詩曰君子來朝何期子餘使公子降拜降下秦

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敢有安志

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黍苗亦小雅道邵伯

出職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

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

在宗廟君之力也在宗廟為祭主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

河整師以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先君謂秦襄公討西戎有功賜爵為

伯有榮耀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集成也使主晉民成

封國其何實不從言實也君若恣志以用重耳用使征伐四

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

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曰宛彼鳴鳩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己念晉先君泊穆姬之難未反而秦姬也詩序云晉

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也詩序云晉卒所以念傷亡人思成公子賦河水河當作洧

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秦伯賦六月六月道尹吉甫佐宣王征

伐復文武之業小雅其詩云王于出征以定王國此言重

耳為君必天子諸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



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

心敢不從德稱舉也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著曰筮尚上也命筮之得

貞屯悔豫皆八也震內曰貞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

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為也筮史占之皆曰不

吉筮史筮人掌以三易辨九筮之名一夏連山二殷歸藏三周易以連山歸藏占此兩卦皆言不吉

閉而不通爻無為也閉塞不通無所為也司

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建立也以周易占

初九曰利建侯行師大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

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

吉孰大焉趨也震車也易坤為大車震為雷今云車者車亦動聲象雷其為小車

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

之車震也班徧也徧外內謂屯之二與四亦為坤之外泉亦震坤順也豫內為坤屯二與四亦為坤

原以資之資財也屯三至五豫二至四皆有艮象三

而不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坤象重坤

故厚豫為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眾也易以坤為

水亦眾主雷與車內為而尚水與眾坎象皆在上車

有震武震威也車聲眾順文也坤為眾為順為文象

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屯厚其繇曰元亨利貞勿

用有攸往利建侯繇卦辭也亨通也貞正也攸所也

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內為諸侯故曰元男為雷

善之眾而順嘉也故曰亨嘉善也眾順服善故內有

震雷故曰利貞屯內有震賈侍中云震以動之利也

幹車上水下必伯車震也坎水也車動而上威也水

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濟成也小事小過

坎坎為險阻故一夫之行也一夫得男故曰一夫又一

珍傲宋版

曰為作足眾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復述坤母也

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豫樂也其繇曰利建侯行

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

是二者得國之卦也二謂屯豫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內傳魯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

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為閏餘十八閏在十二月後

魯史閏為正月晉以九月為十月而置閏也秦伯以

二十二年四月始納公子公子以九月為十月而置閏也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載祀

也授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怨其多矣巡行也臣猶

知之而況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也亡奔公子曰所

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也如往也質信也言若不與

舅氏同心不濟此河往而董因迎公於河周太史辛

死也因沈璧以自誓為信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

有之後傳曰辛有董之二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在大梁謂魯僖二十

三年歲星在大梁之次也集成也行道也言公將成

天也元謂文公即位之年魯僖二十四歲去大梁

在實沈之次受於大梁也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

為大梁自畢十二度至實沈之墟晉人是居所以興

也虛次也居其年次所主祀也傳曰高辛氏有

唐而封叔虞南有晉水子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在實

沈之墟故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

無不君之行謂魯僖五年重耳出奔時歲在大火大

辰辰之行傳曰高辛氏有子曰闕伯遷于商丘祀大火

火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周先稷之所經

緯以成善道相視也謂視農祥以警史記曰嗣續其

成農事封者唐叔封時歲在大火警史記曰嗣續其

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今有嗣續其祖明趣同也言

子孫將繼續其先祖如臣筮之得泰之八泰過泰無

穀之蕃滋故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泰過泰無

動之無為侯泰之三至五震為侯陰爻不動其曰是謂

數皆入故得泰之八與貞屯豫皆入義同小往陽在

天地配享小往大來大陽下陰升故在外為小往陽在

內為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

大來為今及之矣辰大火參伐也而天之大紀也時傳曰大火

晉祥也參在實沈之次也而天之大紀也時傳曰大火

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白衰桑泉皆降三皆晉

長其晉人懼懷公奔高粱晉地呂甥冀芮帥師甲午軍

于廬柳甲午魯僖公二十四年二月秦伯使公子繫

如師告曉師退次于郕郕鄭地辛丑狐偃及秦晉大

夫盟于郕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秦伯送公

入而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絳即位于武宮戊申刺

懷公于高粱刺殺也

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勃鞞寺人披伐蒲

文公踰垣勃鞞斬其袪袪袂也及入勃鞞求見公辭焉

曰驪姬之讒爾射余於屏內樹謂之屏禮困余於蒲

城斬余衣袪又為惠公從余於渭濱濱從也重耳在

濱勃鞞為惠公來就殺之命曰三日若宿而至命使三日一宿若

千二命以求殺余干犯也二命余於伯楚屢困何舊

怨也伯楚鞞字屢數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

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知為君為臣之猶未知之

也又將出矣猶未知之將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

易是謂君也易反君君臣臣是謂明訓也訓教明訓能終

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獻惠之

人狄人耳二君之所惡於除君之惡唯力所及何貳

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獨無有所畏惡伊尹放

太甲而卒為明王太甲湯孫太丁子不明而伊尹放

卒為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賊謂為子乾時之

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乾時戰在魯莊九年鉤近於



祛而無怨言

近害祛在手也

佐相以終克戎令名今君

之德宇何不寬裕也

宇覆也

惡其所好其能久矣

言己忠臣

君所當好而反惡之能久為君乎

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

棄為民主之道

余罪戾之人也又何患焉

勃鞞闖士故曰罪戾之人

且不見我君

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偪悔納文公謀作亂

此

子本惠公黨畏見偪害故謀作亂

將以己丑焚公宮

己丑魯僖二十四年三月朔時

以為三月晦

公出救火而遂弑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

懼遽出見之

遽疾也

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

惡心

心怨謂不怒也

吾請去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公懼乘駟

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

駟傳也自從也下下道也脫會遁行潛走逃之言去王城

秦河上邑

告之亂故及己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

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

豎文公內豎里鳧須公出不從

竊藏以逃盡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

則心覆低頭故言心反也沐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

也從者為羈紲之僕此馬曰羈犬曰紲言居者為社稷

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眾矣謁者以

告公遽見之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文公十四年魯僖二

是月閏以三月為四月故曰春而不言其月明四月

為春分之月也嬴氏秦穆公女文嬴也或云夫人辰

嬴傳曰辰嬴賤班在九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

人非夫人也賈得之也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屬會也賦

僕所以設國紀綱為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屬會也賦

事任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棄責除宿責也施施德救

有功乏振滯匡困資無正救乏救乏絕振滯淹滯之士匡

者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輕關輕其稅易道除盜賊通

其懋穡勸分省用足財懋勉也勉稼穡也勸有分利

時無省減國用足財備凶年利

器明德以厚民性利器利器用明德明德舉善援能

官方定物其常也物事也立正名育類正名正上下

善也類昭舊族昭明也舊族舊愛親戚明賢良明顯

尊貴寵國之貴臣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旅客友故

舊故舊為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

十一族晉之舊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異姓

之能掌其遠官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受公

庶人食力其各由工商食官工百工商官賈也周禮府

之官稟阜隸食職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食官宰食加

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阜安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汜文公元年冬也襄

襄王之弟太叔帶也是為甘昭公故曰昭叔惠后將立

襄王以為太子又娶於陳曰惠后生昭叔惠后將立使

國語十 十四 中華書局聚

來告難亦使告于秦王使簡師父告秦子犯曰民親

而未知義也義親親君未知君盍納王以教之義使知

義之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失所以何以求諸侯

無以爲諸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宗尊

繼文之業定武之功文者文侯仇平王東遷文侯輔

稱也始并啟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在此公

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狄以啟東道二邑

闕在

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於陽樊二軍左右軍東行右

師取昭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温隰城皆周地昭叔通

之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郊成周周

王王饗醴命公胙饗設饗禮傳曰戰克而王饗饗

祭肉侑侑幣謂既公請隧弗許昭謂六隧之事見周

語曰王章也章表也天子與諸侯異不可以二王二國無若

政何無以爲賜公南陽陽樊温原州陘絺組攢茅之

田八邑周之陽人不服不肯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

呼曰樊倉葛陽君補王闕以順禮也補王失位之禮闕

人未狎君德狎書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

乎陽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典法也旅衆

之後嗣及其遺法樊仲之官守焉樊仲宣王臣仲其

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

族民將焉放放依敢私布於吏布陳也唯君圖之公

曰是君子之言也出降迺出陽人也

文公伐原原不服故伐之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

令疏軍而去之疏徹諜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諜闕

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

庇也不可失也庇蔭也乃去之及孟門而原請降孟門原

退一舍而原降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魯僖二十七年冬公

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魯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

也於衛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門尹班公告大夫曰

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舍不救宋則宋告楚則不許

我告謂請宋於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

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先軫晉中軍原軫也主楚怨

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使宋置晉藉

之告楚借與齊秦之勢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楚

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本與晉俱伐曹衛今晉齊

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屬結然後用之秦不欲矣用

齊秦也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二十八年春

蔑無也

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襄牛公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令尹子玉

使宛春來告宛春楚大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

之圍釋解也舅犯愠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必

擊之愠怒也臣子玉也君文公也先軫曰子與之許與

之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衆無乃彊乎

不許釋宋宋降於楚其衆益彊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

怨三曹衛宋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

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怒楚令大戰既戰而後圖之圖復曹

衛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既

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時楚王避文公之德還居

申使子玉去宋子玉不肯固請戰故云避臣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老罷

也圍宋久其師罷病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言在楚時偃也

聞之戰鬪直爲壯曲爲老若韓之戰秦師少而鬪士衆晉曲秦直故能敗晉



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也抗救其衆莫不生氣不

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

楚楚衆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戰楚衆大敗濮城

衛地君子曰善以德勸善先軫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陴賈侍中云鄭復効曹觀

尚書云誅曹觀狀之罪還而伐鄭昭省內外傳鄭無

觀狀之事而叔詹云天禍鄭國使淫觀狀謂淫放於

曹不禮公子與觀狀之罪鄭人以名寶行成名寶公

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鄭叔詹伯文公過鄭詹

詹請往鄭伯弗許鄭伯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

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晉人將

烹之也烹煑也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

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淫放也放曹

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

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

明謂公子勝猶過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

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之

禮而歸之禮禮也鄭人以詹伯為將軍

晉饑公問於箕鄭箕鄭晉大夫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

安信對曰信於君心善惡是為信於心信於名名官尊卑之號

信於令謂使民事各得其時信於事謂使民事各得其時公曰然則若何對曰

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不踰不相越信於名則上下不干犯干

也信於令則時無廢功則不奪其時信於事則民從事

有業猶業也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

匱之有出其帑藏以相振救公使為箕為箕大夫及清原

之蒐使佐新上軍清原之蒐在魯僖三十一年

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元帥對曰郤穀可行年五十矣

郤穀晉大夫行歷也守學彌惇彌益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

也志記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

請使郤穀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枝

大夫欒共子也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佐臣

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此述初耳在取

五鹿先軫之謀也五鹿地郤穀卒使先軫代之從下軍

將中軍傳也胥臣佐下軍軫代先公使原季為卿原季趙

公二年為原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偃狐偃賈唐

大夫卿次卿偃所舉虞云三德謂勸文公納襄王

先軫胥臣皆狐偃以示信大蒐以示民禮故以三德紀

人昭謂欒枝等皆趙衰所進非狐以德紀民其章大

矣不可廢也章著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

其齒又長毛偃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

上軍狐偃佐之尚齒也上軍或言新上軍非時未有

是也而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昭虞唐云代將新軍辭曰

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先且居先軫之子蒲

伯軍伐有賞也伐功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

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子倫匹也三

乃使先且居將上軍代狐公曰趙衰三讓三使為卿

八人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

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清原晉地晉本三軍有中

也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

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中云蒲城伯先且居也昭

謂上章狐毛已卒使先公曰夫趙衰三讓不失義宜義

也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又何患矣請令衰

也從子從從先乃使趙衰佐新上軍此有新字誤趙

將進佐上軍升一等新上軍之將位在上軍

之佐下此章或在狐毛卒上非也當在下

文公學讀書於白季三日白季曰吾不能行也尺尺

尺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也能使

者行之猶愈於不學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為易郭偃卜偃今

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以為易而輕忽之故其難將至

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焉以為難而勤修之故其易將至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陽處父晉大夫陽子傳謹也而教誨之

其能善之乎陽處父晉大夫陽子對曰是在謹也謹文公名遽

蔣不可使俯遽蔣疾直戚施不可使仰戚施者僬僥不可

使舉僬僥者侏儒不可使援侏儒短者矇矇不

可使視矇矇者聾聵不可使言聾聵者童昏不

言不能言者童昏不可使聽童昏者聾聵不可使言聾聵者童昏不

可使謀童昏者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埃贊導也

若有違質也違邪教將不入不入其心其何善之為言不能

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娠有身也少溲於豕言動不

牢少小也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言易文王在母

不憂體不變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王謂孝

友二號善兄弟為友二號而惠慈二蔡惠愛也三君

亦管叔初刑于大妣刑于大妣刑法也大比於諸弟比親也諸弟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思齊

也詢于八虞伯詢謀也賈唐曰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

而諮于二號也諮謀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皆周賢

謀也南宮南宮適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諏訪皆謀也蔡蔡

尹尹佚皆重之以周邵畢榮周邵畢榮周文公邵邵康億寧

百神億安而柔和萬民也柔安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

國語十 九 中華書局聚

時恫

文亦思齊之二章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恫痛也言

之者

若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言因公曰然則教

無益乎

對曰胡為文益其質言有美質加故人生而

學非學不入

入不入於道公曰奈夫八疾何入疾蓬蔭對

曰官師之所材也

師長也材戚施直縛直直擊縛蘧

蔕蒙璆

蒙戴也璆玉磬不侏儒扶盧扶緣也盧予戟

戲矇瞍修聲

審無目於音聲聾聵司火耳無聞於視則

童昏嚚瘖僂

官師之所不材也材所不能以實裔土

裔荒

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性能質若川然有

原以印浦而後大

利迎也言川有原因開

文公即位二年

更言此者欲用其民征伐子犯曰民

未知義

未知尊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時天子避子帶

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



以示之信乃伐原信謂上令以三日之糧糧盡不降命去之曰可矣乎對

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蒐所以明尊卑順少長習

威儀乃大蒐于被廬被廬晉地作三軍唐尚書云去新軍之

公之初未有新軍使卻縠將中軍以為大政大政大政國政卻縠

之卻縠或云至非也子犯曰可矣可用遂伐曹衛魯在

八年二十出穀成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於是乎遂伯

穀齊地魯僖二十六年楚伐曹衛以救之使申公叔侯成

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避晉

# 國語卷第十



國語卷第十一

晉語五

襄公

韋氏解

白季使舍於冀野

白季晉邑郊外曰野

冀缺薳其妻盥之

冀缺郤成子也薳彼南畝野

敬相待如賓

夫婦相敬如賓從而

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

人敢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

文公元年冀芮畏傷與呂甥謀弑公

焚公宮秦伯殺之是也

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也

滅除是故舜

之刑也殛鮫其舉也興禹

殛誅也鮫禹父

今君之所聞也齊

桓公親舉管敬子其賊也

敬子管仲之謚

公曰子何以知其

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

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

在文公時而於此言

之者以襄公能繼父志用冀缺傳曰襄公以再命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

之冀缺曰冀缺

陽處父如衛反過甯甯

處父晉太傅陽子也如衛聘衛

修武舍於逆旅甯嬴氏

旅客也逆客而嬴其姓嬴謂其妻曰

吾求君子久矣今乃得之舉而從之

舉起陽子道與

之語及山而還

山河內温山也

其妻曰子得所求而

不從之何其懷也

懷思

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

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

言容貌者

言貌之機也

言語

貌之

樞機

於身

身為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

合而後行離則有釁

合謂情言貌也三者

今陽子之

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

貌為匱匱乏也

若中不濟而

外疆之

謂情不足而

其卒將復

中以外易

矣

易猶

若內外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

類善也

夫言

以昭信奉之如機

如樞機

歷時而發之

言思察

胡可

瀆也今陽子之情諛矣

諛辯

以濟蓋也

濟成也成其

短且剛而主能主上也言性剛直不本而犯怨之所

聚也不本行不本仁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

去之暮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賈季晉大夫狐偃之子射姑也

食邑於賈字季佗唐尚書云晉蒐于夷舍二軍昭謂初晉作五軍魯文五年晉四卿卒至六年晉蒐于夷

舍二軍復成國之制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子至自温改蒐于董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射姑怨

陽子之易其班使狐鞠居殺陽處父而奔狄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宣子晉正卿趙衰之子宣孟盾

也獻子韓萬之玄孫子輿之子厥也河曲之役曲河

晉地魯文十二年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趙孟宣

也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沒終其

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主主人車僕也獻子因趙盾

也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

黨阿私比義也夫周以舉義比也忠信舉以其私黨也

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

在公為義

吾言女於君懼女

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

吾故以是觀女

觀女能否

女勉之苟從是行也

勉之勸終其志是行

行也

臨長晉國者非女其誰

臨監也長師也

皆告諸大夫曰

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

罪矣

宋人弑昭公

宋人宋成公之子文公鮑也昭公鮑趙之兄杵臼也弑昭公在魯文十六年

趙

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

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

言尊卑各得其所以明教訓

今宋人弑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

則法也

天必誅

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

修行也

將懼及焉公許之乃

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

正長也軍吏主師樂正主鍾鼓

令

三軍之鍾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

役事也趙同盾第晉大夫原同

不鎮撫民而備鍾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

之憚懼也襲侵之事陵也輕曰襲無鍾鼓曰是故伐備

鍾鼓聲其罪也以聲張戰以鐔于丁寧傲其民也鐔

形如確頭與鼓角相和丁寧者謂鉦也傲戒也襲侵

密聲為整事也無備其今宋人弑其君罪莫大焉明聲

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鍾鼓為君故也為欲尊明乃

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鍾鼓以至於宋振奮也

魯文十七年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虐厚斂以雕牆公患之患疾使

鉏麇賊之鉏麇力士晨往則寢門辟矣辟開盛服將

朝早而假寐寐不脫冠帶而麇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

言夙興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鎮重賊國之鎮不

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如死享受也殺



不殺為不信觸庭之槐而死庭外朝三槐也周禮王

則諸侯之朝三靈公將殺趙盾不克侯飲盾酒伏甲

將攻之盾覺趙穿攻公於桃園趙穿晉大夫趙夙之

而走故不克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實為成公逆也黑

子穿也桃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實為成公於周也黑

公晉文公子襄齊頃公使婦

郤獻子聘于齊獻子晉卿郤缺之子克齊頃公使婦

人觀而笑之郤子跛齊頃公惟婦人使觀郤獻子怒

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武子晉正曰燮乎吾聞之

燮武子之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

逞於齊必發諸晉國逞快也不快心以伐不得政何

以逞怒得政為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致歸無以內

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二三子晉諸

乃老乃告

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

於朝也廋隱也謂以非敢詆之與為隱耳大夫莫之

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

父兄也父兄長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也掩蓋也吾不在

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委貌冠也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靡笄齊山名魯成二年晉

將斬人以為戮罪在可赦郤獻子駕將救之至則

既斬之矣郤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

子曰敢不分謗乎言欲與韓子分謗共非也

靡笄之役郤獻子傷傷於矢也傳曰流曰余病喙喙短

貌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也張侯晉大夫解張

則進車退車其耳目在於旗鼓耳聽鼓音目視旗表車無退表鼓無

退聲表於旗也車表鼓音進退異數軍事集焉集成也吾子忍之不可

以言病受命於廟將行告廟受戒命受賑於社賑宜社之肉受以賑器

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帶甲纓冑死而後已此兵之常政病未若死

祇以解志祇適也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

止三軍從之逸奔也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

周匝也華齊地不注山名

靡笄之役卻獻子師勝而返范文子後入佐文子時武

子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兵凶事文子後入故憂望對曰夫

師卻子之師也卻子請伐齊又為元帥其事臧臧善也謂師有功若先

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屬猶注也武子曰吾

知免矣知免於谷

靡笄之役卻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力功也對曰克

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

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也受命於

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燮也何力之有

焉欒武子見武子晉卿欒枝之孫欒盾之子書也時將下軍公曰子之力也

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

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靡笄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齊侯以靡笄之役故服而朝晉在魯

成三獻之以得殞命之禮獻致饗也獻籩豆之數如征伐所獲國君之獻禮以

雖敗言不得也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為殞命今齊

禮如會所爭義不爭利曰寡君使克也不腆弊邑

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整御人歸饋也執

此報君御人之笑己者苗棼皇曰郤子勇而不知禮

楚鬬椒之子矜其伐而恥國君矜大也其與幾何言

命不終

梁山崩梁山晉望也崩在魯成五年以傳召伯宗傳驛也伯宗晉大夫孫伯糾之

子遇大車當道而覆立而辟之曰避傳大車牛車也辟使下道避

也車對曰傳為速也若俟吾避則加遲矣加益也不如捷

而行旁出為捷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絳晉國都伯宗曰何

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乃將若何對

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朽腐也稱朽壤言遜也夫國

主山川夫為山川主孔子曰故川涸山崩君為之降服

出次涸竭也川竭山崩君乘縵不舉策於上帝縵車無文

不舉也周禮策於上帝以簡策之文告天也國三日哭以禮

焉國以禮於神也雖伯宗亦如是而已其若之何

問其名不告請以見不許以見於君伯宗及絳以告而從

之以車者之言告君君從之伯宗朝以喜歸朝罷而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

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智辯如陽子處父對曰

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對曰

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也主尚是以難及其身子

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

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

其上久矣戴奉也上賢也才在人上也難必及子乎盍亟索士整

庇州犁焉亟疾也整整頓也庇覆也州犁得畢陽晉士及欒

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欒弗忌晉大夫伯宗之黨

三郤害弗忌故譖伯宗并殺之在魯成十五年畢陽實送州犁于荆荆楚也

宰為太

# 國語卷第十一





國語卷第十二

晉語六 厲公

韋氏解

趙文子冠趙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見欒武子武子

曰美哉武子欒書禮既冠奠贊于君遂成人也昔吾逮事莊

主莊子趙朔之軍欒書佐之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

務實乎樂者有華而不貌實也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

桓子晉大夫中行荀庚惜也吾老矣惜己年老不見見范

文子文子范燮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

戒不足者為寵驕得智不足者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

之吾聞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詢于芻蕘

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工矇矇也誦誦讀在列者獻

詩使勿兜列位也謂公卿至也風聽臚言於市采風

也臚傳也采聽商辨祆祥於謠也辨別也祆惡也祥善

之類是也服也考百事於朝百官職事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

之盡戒之術也術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

曰美哉駒伯晉卿郤錡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特年自矜見韓獻

子獻子晉卿韓厥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

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蔑無也始與不善不善進

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物類也

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

糞除喻自修潔見智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武子晉荀罃成

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成子文子曾祖趙衰也成子之文宣子之

盾也言文子二賢之後長老乃為成子之文宣子之

忠其可忘乎夫成子導前志以佐先君導法而卒以

政可不謂文乎導達也志記也佐助也夫宣子盡諫

於襄靈襄文公子以諫取惡不憚死進可不謂忠乎

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

濟濟成也見苦成叔子子苦成叔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

者衆執官為大夫吾安容子見温季子温季子季子曰誰

之不如可以求之言汝不如誰可以求見張老而語

之張老晉大夫張孟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滋益也

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

行物事也人事已備能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

焉稱不足智子之道善矣道訓也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謂成

厲公將伐鄭厲公晉景公之子州蒲伐鄭范文子不

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叛則晉可為也為治也唯有諸

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叛輒伐之也得鄭憂滋

長焉用鄭楚必救之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

國語 十一 中華書局聚

曰我王者也乎哉

諸言俱侯

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

方賄歸之故無憂

方賄財也

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

功故多憂也

我晉

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無土求富行不

息得

厲公六年伐鄭

十六年魯成

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興齊

魯之師

子苦成叔欒黶如齊欒黶如魯皆乞師

楚恭王帥東

夷救鄭

或恭王楚莊王之歲也

楚半陣公使擊之欒

書曰君使黶也興齊魯之師請俟之郤至曰不可楚

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

將退無闕心

夫陣不違忌

一閒也

違避也忌晦也閒隙也晦陰氣盡兵亦陰故

南夷據在晉

于鄙

夫南夷與楚來而不與陣二閒也

南夷據在晉

夫楚與鄭陣而不與整三閒也

雖俱陣

且其士卒

在陣而譁四閒也

譁囂

夫衆聞譁則必懼五閒也鄭

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鬪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

楚師於鄢陵欒書是以怨郤至怨其反己

鄢之戰郤至以韎韋之附注三逐楚平王卒三君云

韎鄭後司農說以為韎茅蒐染也凡染一入為縹附注

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退戰王使工尹襄問

之以弓工尹楚官襄其名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韋

之附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屬適也傷

郤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免脫也曰君之外臣至

以寡君之靈閒蒙甲冑蒙被也不敢當拜君命

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之肅拜肅肅君子曰勇

以知禮禮禮軍

鄢之役晉人欲爭鄭與楚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為

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睦親也不睦而圖外必內爭

盍姑謀睦乎

也姑且

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

訊問也阜衆也靖安

也言內直謀相親愛乃考問百姓知其虛實然後出軍用師則怨惡自安息

鄢之役晉伐鄭荆救之

也荆楚

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

曰吾聞之君人者刑其民

其以刑正

成而後振武於外

也成平

是以內和而外威

也威畏

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

也刀鋸小人之刑弊敗也日敗用之數也

而斧鉞不行

斧鉞大刑不行於大臣也

內

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

言用刑

刑之過也

殺

者有過也

過由大而怨由細

怨望者由小細民

故以惠誅怨

也誅除

以忍去過

義斷

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

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外刑乎大人

外者刑不及也

而忍於小

民

忍行之小民

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

幸微倖也

幸以為

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

人必偏而後可

詎猶自一也

偏而在外猶可救也

在外有

也患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荆與鄭以爲外患乎釋置也

鄢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

軍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書將中軍欒武子欲

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

而服者衆必自傷也不義而彊其弊必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

國可以少安稱副也副晉之德而爲之宜諸侯皆叛不復征伐還自整修則國可以少安

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

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盍

姑釋荆與鄭以爲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

不復征伐無所爭也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智而多力

力功也將自伐其智自多其功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

暱近也私近謂嬖臣大謂增其祿婦人愛妾也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

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徒空也與辭也幾人言必多



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亂地也

秩常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變將害大臣

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韓之戰秦獲惠公

邲之役三軍不振旅楚敗晉師於邲不能振旅而入

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人敗狄于箕先軫死之故不

晉國之政固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子時為上

卿不毀晉恥又以違蠻夷重之違避也蠻夷楚也雖有後患

非吾所知也慮遠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

輕有二福擇取其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

故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不相聽謂

慶鄭相聽以饋於韓先穀不與林父相聽盍姑以違

蠻夷為恥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

之鄢陵地於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

暱殺三郤而尸諸朝也三郤鉗犖至也尸陳納其室以

分婦人妻妾貨財室於是乎國人不蠲潔也遂弒

諸翼葬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翼故晉都匠麗氏

反自鄆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胥童夷羊

五長魚矯為卿故殺三郤長魚矯又以兵劫欒書中

遊于偃將殺之公不忍使復執其位魯成十七年正月使程滑

一弒公葬之以車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

服者衆也烈業也服者衆謂魯成十二年會于瑣澤

鄆之役荆壓晉軍午壓謂掩其不備傳曰甲軍吏患之

將謀拒扞所以范匄自公族趨過之公族為公族大夫

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夷平也堙塞也使晉軍塞井

而何言楚必退也傳曰塞井夷范文子執戈逐之曰

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姦也必

為戮是言議不及句而句言之苗賁皇曰善逃難哉子文

欲興讓大臣不掩既退荆師於鄢將穀穀處其館食

蓋人是為避難日館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公戎車曰君幼弱諸

臣不佞佞才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

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庸用也用知

楚使勝楚而以勸君與二三臣其戒之戒備夫德福

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

矣隆盛也墉牆也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宗宗人曰君驕泰而有烈

也烈功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今

以勝歸私必昭私嬖臣妾昭私難必作寵私必去舊

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祈求先難為免免亂

七年夏范文子卒晉厲公十七年冬難作始於三郤卒

於公公殺三郤欒中

既戰獲王子發鉤發鉤楚公子棧傳欒書謂王子發

鉤曰子告君晉使告曰郤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

至也言勸楚王使與晉戰乞師於齊魯時尚未至言晉可敗且夫戰也微郤至

王必不免微無也言郤至見吾歸子吾令子歸楚

發鉤告君君告欒書欒書曰臣固聞之也固久郤至欲

為難使苦成叔緩齊魯之師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

周孫周悼公也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擅捨國君而受

其問不亦大罪乎問謂弓也且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

周君曰諾欒書使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

至聘於周公使覘之見孫周覘微視也是故使胥之昧與

夷羊五刺郤至苦成叔及郤錡胥之昧胥童也夷羊五皆厲公嬖臣郤

錡謂郤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

攻之雖死必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

武人不亂則勇而不義智人不詐為詐則不為智仁人不黨不羣

黨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得利君寵祿以得富利黨以

危君君之殺我也後矣後晚也且衆何罪鈞之死也不

若聽君之命死鈞等也等一是故皆自殺傳曰三郤將謀於謝長魚

矯以戈殺之言自殺取其不校自殺之道既刺三郤欒書弑厲公乃納孫

周而立之實為悼公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謂與胥童共脅之脅劫也欒欒書中行中

行偃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言二子懼誅必

將圖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

在內為宄在外為姦御宄以德禦姦以刑禦止也德以德綏

謂之刑除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彊不可

謂刑也鯁害德刑不立姦宄並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

乃奔狄三月厲公弑魯成十七年十二月長魚矯奔狄閏月樂中行殺胥童十八年

正月厲公弑

樂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匠麗氏嬖大夫家乃召韓

獻子獻子辭曰弑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求威求

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智威行於君為不仁享一利

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畜養也韓獻子見成養於

趙趙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孟姬趙盾之子趙朔之妻晉景公之姊與盾之弟樓

嬰通嬰兄趙同括放之姬趙同括於景公景公殺之時獻子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武未可脅與殺君在魯

年成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尸主二

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樂書曰不

可其身果而辭順果謂敢順無不行果無不徹順者

之故無不行果者志不疑故無不徹徹達也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克勝夫

以果戾民不犯也戾帥也以果敢帥順道而行之故民不犯吾雖欲攻之

其能乎乃止

國語卷第十二

交用也中台國也

人前言曰

...

...

...

...

...

...

...

...

...



國語卷第十三

晉語七

悼公

韋氏解

既弑厲公欒武子使智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武

欒書也智武子荀罃也彘恭子士魴也食邑於彘悼公周子也時年十四庚午大夫逆于

清原清原晉境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及至孤

之及此天也引天以自重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元善也稟

受也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穀所仰以生其稟而不材是穀

不成也不成材不可用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

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敢不

為稅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訪謀也為民不

從大夫之令故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廢以不元而

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制專若欲奉元以濟大義

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

反易民常謂圖之進退願由今日悼公承篡弒之後

厲約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廢之無乃不堪君

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刑史掌書寇史辱君之允

令允信也敢不承業乃盟而入承奉也辛巳朝于武宮

武宮武廟定百事立百官議定百事而立其官使主育

門子選賢良門子大夫之適子周禮曰其正室皆謂

興舊族出滯賞舊族舊臣之子孫也滯賞謂有畢故

刑赦囚繫故刑若今被刑居作者罪戾是也復作宥閒

罪薦積德開罪刑罰之疑者宥赦也逮鰥寡謂惠及也

也振廢淹振起也淹久也謂本賢人養老幼養有恤

孤疾無父曰孤疾廢疾也年過七十公親見之謂賢知稱曰王

父敢不承稱曰王父尊而親之所以盡其心也故不敢承命

二月乙酉公即位先館於外至此乃就宮朝也使呂

宣子將下軍宣子呂相曰邲之役呂錡佐智莊子於

上軍上當為下字之誤也呂錡武子也智莊子荀首也時為下軍大夫事在魯宣十二年唐尚書

云荀首將也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尹連

楚官名子羽智莊子之子智罃之字邲之戰楚人因

智罃莊子以其族反之廡武子御莊子射襄老獲之

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智罃楚人許之故曰

人歸楚穀臣與襄老之尸以求智罃楚人許之故曰

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魯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呂錡射

由基射呂錡中項而死以定晉國而無後無後在

顯位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崇高使彘恭子將新軍曰

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季少子武子士會也文武

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宣明也法法文子勤身

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定諸侯謂為軍帥能夫二子

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屏藩使令狐文子

佐之文子魏犢之孫穎名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

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

銘於景鍾克勝也魯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荀林父將滅赤狄潞氏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

氏欲敗晉兵壬午晉景公治兵以略狄土及維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輔氏晉地杜回秦力士勳功

也景鍾景公鍾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也育遂君知士

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太傅貞子晉卿士穆

子之循也宜偏也渥濁也帥也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

也使為元司空右行辛晉大夫賈辛也數計也宜明也

司空司空掌邦事謂建都知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政

也使為戎御軍欒糾晉大夫弁糾政知荀賓之有力而

不暴也使為戎右荀賓晉大夫戎右公戎車之欒伯

請公族大夫欒伯欒武子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

荀家晉大夫荀會文敏荀會荀鷹也果敢鷹欒書之無忌

鎮靜無忌韓厥之子公族使茲四人者為之也茲此夫

膏梁之性難正也

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食肥美者率多驕放其性難正

故

使惇惠者教之

道藝

使文敏者導之

導其志也

諗之

告諭也

使鎮靜者修之

修治其氣性

惇惠者教之則

徧而不倦

倦懈也

文敏者導之則婉而入

婉順也

果敢者

諗之則過不隱鎮靜者修之則壹

壹均也

使茲四人者

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

祁奚

晉大夫高梁伯之子元尉中軍尉

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

羊舌職晉羊舌大夫之子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

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

為元司馬

魏絳驍之子莊子也元司馬中軍司馬

知張老之智而不詐

也使為元候

張老晉大夫張奄孟元候中軍候

知鐸遏寇之恭敬而

信彊也使為輿尉

遏寇晉大夫輿尉上軍尉

知籍偃之惇帥舊職

而恭給也使為輿司馬

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也輿司馬上軍司馬也

知

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

程鄭晉大夫鄭荀

驩之曾孫程季之子端正也淫邪也贊僕乘馬御也六駟屬焉

始合諸侯于虛打以救宋之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

之故悼公合諸侯以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且觀道

逆者延陳也陳君之稱譽於四方且呂宣子卒宣子

公以趙文子為文也文子趙武而能恤大事使佐新

軍說云新中軍也昭謂三年公始合諸侯魯襄二

悼公元年始合諸侯于雞丘於此始命四年諸侯會

于雞丘在魯襄三年也於是乎布命結援修好申盟而

還命謂朝聘之數同好惡令狐文子卒魏頡公以魏

絳為不犯以不可犯使佐新軍傳曰魏絳多功以趙武

武使為將使張老為司徒魏絳使范獻子為侯奄張

老侯奄元侯也獻子范公譽達于戎戎諸戎無五年

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霸莊子魏

公後故曰復霸

四年會諸侯於雞丘

述上會時

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

干亂行於曲梁

揚干悼公之弟行曲梁晉地

魏絳斬其僕

僕御也

公謂羊舌赤

赤羊舌職之子銅鞮伯華

曰寡人屬諸侯

屬會也

魏絳

戮寡人之弟為我勿失

戮辱也為我執之勿失

赤對曰臣聞絳

辭陳其言

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

辭狀

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

僕人掌傳命絳聞公怒欲自殺

士魴張

老交止之

交夾也

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不

忘其死

誅責也

曰君乏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

狃日前日也

臣聞師衆以順為武

順順也

軍事有死無犯為敬

有死其事

無犯其令是為敬命

君合諸侯臣敢不敬

敢不敬奉其職

君不說請死

請就也

公跣而出

跣徒也

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

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



反役自役反也禮禮令之佐新軍上章曰魏絳為不

食公食大夫之禮辭請公問焉曰孰可誰可對曰臣之

祁奚辭於軍尉老也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

也婉以從令少雅也遊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不

也弄其壯也疆志而用命此壯謂未二十時守業而不

淫事業所學其冠也和安而好敬冠二也柔惠小物柔仁也

也愛而鎮定大事鎮安也言智也有直質而無流心流放也

非義不變言從義也非上不舉舉動也放若臨大事其可

以賢於臣軍事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薦進也

父能擇子比比公使祁午為軍尉歿平公軍無秕政

歿終也平公悼公之子彪秕以穀諭也

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

和諸戎悼公五年魯襄四年無終山戎之國今為縣

子魏絳和諸戎諸公曰戎狄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

戎欲服從於晉無親無恩親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諸華華夏

好得貪貨財諸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

諸侯必叛故失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

夫戎狄荐處荐聚貴貨而易土貴重也予之貨而獲

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做其利二也戎狄事晉

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震懼君其圖之公說故使

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韓獻子老獻子韓厥說云為公族大夫老而辭位昭

軍十八年晉悼公厥晉卿魯成十六年傳曰韓厥將下

位傳曰韓獻子為政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之長子

無忌也唐尚書云獻子致仕而用其子為公族大夫

昭謂初悼公元年使無忌為公族大夫後七年獻子

告老欲使為卿有廢疾讓其弟起公辭曰厲公之亂

聽之更使掌公族大夫在魯襄七年公辭曰厲公之亂

無忌備公族不能死亂謂見弑臣聞之曰無功庸者

不敢居高位國功曰庸今無忌智不能匡君使至於

國語十三 五 中華書局聚

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

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

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掌主也初為公族大夫今使主之是為賞

悼公使張老為卿新卿佐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智

能治大官大官卿也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不忘利其勇

不疚於刑疚病也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

外內必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不犯不犯揚干戮而辭順不

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佐新

軍事已見上欲見張老之讓故復言之

十二年公伐鄭軍于蕭魚悼公十二年魯襄十一年鄭

也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嘉鄭僖公

服也女美也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嘉鄭僖公

是也女美也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嘉鄭僖公

人為妾給使者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嘉鄭僖公

之矣賈侍中云妾女樂也下別有女樂二八則賈君

非也似歌鍾二肆歌鍾歌時通奏肆列也凡及寶罇

寶鄭小鍾也輅車十五乘輅廣車軸車也十五各十五

兵車百乘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

人和諸戎狄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

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八年和戎狄後八年也七合

盟于戲五年謂于鄒三年謂于祖六年謂于邢七年謂于亳城北

于蕭魚會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君之幸也幸幸八年

之中七合諸侯君之靈也靈神二三子之勞也謂諸

臣焉得之焉得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

也志識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司馬侯晉

齊樂見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

善善為德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

惡惡為義

也爲行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

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肸叔向之名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

之法也時孔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彪平

國語卷第十三

國語卷第十四

晉語八

章氏解

平公六年

平公悼公二十一年

箕遺及黃淵嘉父作

亂不克而死

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欒盈之黨盈為亂與好施士歸之宜患之祁懼愬諸宣子曰盈將

卒祁與好施士歸之宜患之祁懼愬諸宣子曰盈將

逐之箕遺黃淵等知之而作亂宣子畏其多士使城著將

逐羣賊州羣賊隸盈之黨謂智起中行喜謂陽畢曰自

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陽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入

止也民志不厭禍敗無已厭極也離民且速寇恐

及吾身若之何速召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本根亂木

尚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

柯斧柄所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閑閑息也謂

去其公曰子實圖之對曰圖在明訓訓教明訓在威

權言既有明教在威權在君在君言不君掄賢人之後有

常位於國者而立之功掄擇也常位於國而中微者亦掄逞志

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逞快也是遂威而遠權遂

也遠權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言皆若從

則民心皆可畜皆可畜養畜其心而知其欲惡人孰

偷生欲惡情欲好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

之誣晉國久也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謂欒書弑厲

人之德思邨公若周欒書實覆宗弑厲公以厚其家覆敗

以取重於國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威長也今吾

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瑕原韓魏

萬魏畢萬之後皆晉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

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先君

欒盈不獲罪如何言盈不得罪於國為其母陽畢曰



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暱近也言當遠行權不可

以隱於私以私恩隱蔽其罪無以正國暱於權則民不導不可行

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導民民之不導亦

無君也君與無則其為暱與隱也復害矣且勤身也復反

勞也反害于國而勞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羣賊而知

國倫數而遣之羣賊盈之厚箴戒圖以待之也待猶勅

也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猶少

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

不亦可乎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寄託之而勸勉焉公許諾盡逐羣賊而

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祁午中軍尉曲沃欒盈邑欒盈出

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

孫不立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授以爵位居三年後

也欒盈晝入為賊於絳欒盈在楚一年而奔齊魯襄

藩載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夏四月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范宣子以公入

于襄公之宮襄宮完固故就之傳欒盈不克出奔曲

沃傳曰晉圍曲沃遂刺欒盈滅欒氏刺殺也傳曰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

黨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

欒懷子之出懷子盈也出奔楚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執政正卿

范宣子從欒氏者大戮施施陳也陳其尸欒氏之臣辛俞行從

也盈也吏執之獻諸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

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

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事家君之三世為大夫家臣事之如國君

再世以下主之大夫稱主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

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於欒氏於今三

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

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敢不敢也言不敢忘死而叛其君煩君司

刑寇以公說說其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

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

其前言墮壞也臣無二心若君問之陳辭未退而逆

之何以事君也逆反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叔魚生其母視之叔魚晉大夫叔向母曰是虎目而

豕喙虎視眈眈豕喙長而銳鳶肩而牛腹鳶肩井斗谿壑可

盈是不可饜也水注川曰谿壑溝也必以賄死後為贊理受雍

殺之刑侯遂不視不自視楊食我生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

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

之聲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宗同宗也食我

盈獲罪晉殺盈遂滅祁氏羊舌氏在魯昭二十八年

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在襄二范宣子問焉宣子

甸士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言身死而穆子

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言不在舜

號在夏為御龍氏夏夏后孔甲之世傳曰陶唐氏既

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曰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

初祝融之後彭姓為大彭豕韋氏商謂武丁之

滅豕韋劉氏自御龍為代豕韋故傳曰以豕韋之後商

在周為唐杜氏周武王之世唐杜二國名豕韋自商

唐叔虞遷唐于周卑晉繼之為范氏其此之謂也王卑

杜謂之杜伯周卑晉繼之為范氏其此之謂也

室微也晉繼之者謂為盟主以摠諸侯為范氏者杜

伯為宣王大其夫宣王殺之其子隰叔去周適晉生子

與為晉理官其孫士會為對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

祿非不朽也食世祿世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歿矣其

言立於後世父言之事君告繼於齊之屬此之謂死

而不朽

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成平也和晉和邑

疆界久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羊舌赤魯襄三

而不平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

珍傲宋版均

佐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言主不敢侵

官非其官而與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出以

也訊問也徵召問於孫林甫林甫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

六年甯喜殺剽而納獻孫林甫曰旅人所以事子也

唯事是待旅客也言寄命問於張老三君云張老中

魯襄三年悼公以張老為司馬至襄十六年平張老

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戎兵問於

祁奚祁奚既老平公元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

有回回邪內事之邪內朝大夫之貪是吾罪也大夫

祁奚然則若以君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增也

外應受我問於籍偃籍偃上軍籍偃曰偃也以斧鉞

從於張孟孟字張日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

張孟釋夫子而舉舉釋舍也是反吾子也吾子宜子宜

使我聽命於張孟今若背之而問於叔魚叔魚叔向之弟叔

魚曰待吾為子殺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和

未寧寧息也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訾訾子訾子家臣拓

訾拓實直而博直能端辨之端正也博能上下比之

且吾子之家老也家老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

刑典常也而訪諮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侯齊

曰聞吾子有和之怒吾以為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

之不憂二心欲而怒和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中

尉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

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和言皆從子之大

乎盍密和和平也和大以平小乎勸以大德宣子問於

訾拓訾拓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隰叔杜伯

也宣王殺杜伯生子與為理字理士官也以正於朝

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績功也世及武

子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士父為世及至也謂

缺夫生武子士會文公五年士會攝右及為卿以輔

成景軍無敗政文公生景公及為成師居太傅唐尚

為成公軍師兼太傅官昭謂此成當為景字誤耳魯

宣九年晉成公卒至十六年晉景公請于王以獻冕

軍且為太傅端刑法緝訓典也緝和國無姦民士會為

是也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隨范晉及文子成晉

荆之盟文子武子之子變也晉使士變盟豐兄弟之

國使無有閒隙晉楚為好不相加戎所以厚兄弟之屬

國是以受郇欒郇欒晉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

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

之功而饗其祿位武子文子與今既無事矣而非和非

也於是加寵將何治為晉加寵於子宣子說乃益和



田而與之和以所爭田益之

訾拓死范宣子謂獻子獻子宣子曰鞅乎昔者吾有

訾拓也吾朝夕顧焉顧問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

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也無賢臣也將若之何對曰

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易簡也將若之何對曰

和於政而好其道言己為政貴和謀於眾不以賈好

賈求也言心樂容不以求為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

衷善也由從也宣子曰可以免身

平公說新聲說樂也新聲者衛靈公將如晉舍于濮

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沈於濮

國之音也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

必於濮水之上乎野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樂太師子

野君之明兆於衰矣兆形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開

也故八風以耀德於廣遠也耀明風德以廣之風通

德廣之於四方也作樂各風山川以遠之遠遠其德

象其德韶夏護武是也介毛羽之風物以聽之言風物

一變各有所致謂鱗介毛羽之神祇也之風物以聽之言風物

耳不傾循詩以詠之循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

節動作之有時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平公射鵙不死鵙屬小鳥使豎襄搏之失豎內豎公怒拘

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夕於朝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

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兕似牛而青善觸人

徒林林名一發而死曰殪甲鎧也以封于晉言有才藝今君嗣吾先

君唐叔射鵙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

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殺之益聞君忸怩乃趣赦之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撫拊也曰自此其父之

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謂其

忸怩貌

所建為及諫爭相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言無不可皆從

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君子周而不比故偃問之叔向曰君子

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贊佐也引黨以封己引取也

也厚利己而忘君別也朋黨也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景公秦穆公之玄孫桓公之子鍼后子伯車也在魯

襄二十六年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掌賓客之官員名也行人子朱

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當直也御

進也言次應直事叔向曰胖也欲子員之對客也子朱怒曰

皆君之臣也班爵同與員同也何以黜朱也黜退也撫劍就

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也子

孫饗之饗饗其福或為賴不集三軍之士暴骨不復戰鬪夫子員

導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易變也茲以事君者吾所

能禦也拂衣從之拂褰也人救之平公聞之曰晉其庶

乎庶幾與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其臣

不心競而力爭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盟在魯襄二十七年晉楚始同盟以弭諸侯之兵楚令

尹子木欲襲晉軍子木屈到之子屈建也傳曰若盡將盟楚人衷甲襲掩也

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趙武晉正卿文子也文子聞之謂

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不可暴侵暴信

不可犯犯陵也忠自中自中出也而信自身身行也其為德也

深矣其為本也固矣故不可損也損動也今我以忠謀

諸侯謀安也而以信覆之覆驗也荆之逆諸侯也亦云亦云

欲弭兵為忠信逆也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

忠也塞絕也信反必斃斃陪也忠塞無用無以用也安能害

我且夫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為此行也荆

敗我諸侯必叛之以弭兵召諸侯而衷甲子何愛於以襲晉故諸侯必叛之

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言晉有信諸侯必歸之是

行也以藩為軍藩籬也不設壘壁攀輦即利而舍輦車也即

就也言人引車就水候遮扞衛不行畫則候遮遮則

扞衛謂羅圍狗附也張羅圍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

為曹輩去壘三百步畜犬其中或視前後左右謂之

聽候望明而設昏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畏晉

諸侯與之自是沒平公無楚患故不敢謀

宋之盟弭兵楚人固請先敵楚人子木叔向謂趙文

子曰夫霸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敵子若能以忠信贊

君贊佐也而裨諸侯之闕裨補也敵雖在後諸侯將載

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賄成以今雖先敵

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岐山

楚為荆蠻荆州蠻置茆蒹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

盟置立也 蕪謂東 莠而立之 所以縮酒 望表謂望祭

也山川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 鮮卑東夷國 燎庭燎

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 狎更 子務德無

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楚讓使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 尋宋魯人 食言食偽也言魯使

退而魯伐莒取郟是虛偽其言未 楚令尹圍將以魯

叔孫穆子爲戮恭王之子 樂王鮒求貨焉不予鮒晉

子樂國 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欲得 少

懦於諸侯諸侯爲弱 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故事

也但求致之而已 其爲人也剛而尙寵尙好也 好若及

必不避也加治戮無所避也 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

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欲爲

衛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必不免於討 是吾出而

危之也若爲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爲戮

也夫戮出於身實難

難居也

自他及之何害

何害於義

苟可

以安君利國美惡一心也

美生惡死

文子將請之於楚樂

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

齊一縱也

縱

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爲盟主矣

齊言無以復諸侯

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

愛乎若皆卹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

是道也

果必行也

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

人在位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必免叔

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趙文子爲室

室宮也

斲其椽而礮之

椽榑也礮磨也

張老夕焉

而見之

見匠者爲之也

不謁而歸

謁告也

文子聞之駕而往曰

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

速去也

對曰天子之室斲

其椽而礮之加密石焉

密細密文理石謂砥也先粗礮之加以密砥也

諸侯



讐之

無密也

大夫斲之

不

士首之

斲其首也

備其物義也

備物

得宜謂之義

從其等禮也

從尊卑之等謂之禮

今子貴而忘義富而

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讐也匠人

請皆斲之

通更斲之

文子曰恥為後世之見之也

為使

其

斲者仁者之為也其讐者不仁者之為也

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

原當作京也京晉墓地

曰死者若可

作也

作起也

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

陽子處父

文子曰

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

廉直剛而無計為狐射姑所殺

其

知不足稱也

稱述也

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

見利而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

見利見全身之利謂與晉文避難至

將反國無輔佐安國之心授壁請亡其仁不

足稱也鄭後司農以為詐請亡要君以利也

其隨武

子乎

武子

納諫不忘其師

言聞之

言身不失其友

有身

善行道稱

事君不援而進

賢也

不阿而退

阿隨也退退不肖也言不

隨君必欲進賢退不肖

秦后子來奔

后子在魯景公之弟

趙文子見之問曰秦

君道乎

問有

對曰不識

難即言之

文子曰公子辱於

弊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

道有不

文子曰猶可以久

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餼熟

言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不謹

覺必待而驕也鮮不五稔

鮮少也稔年也少

文子視曰曰朝

夕不相及誰能俟五

言朝恐不至夕

文子出后子謂其徒從

也者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卹後猶恐不濟今

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

數猶懼不終其身今忼日而漱歲

玩偷也怠偷甚矣

怠懈也偷苟也

非死逮之必有天咎

逮及也天咎非常之禍冬趙文子

卒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

和名

出曰不可為也

也為治是謂遠男而近女遠師輔色惑以生蠱惑於女以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疾非鬼神亦非飲食良臣不生

天命不祐祐助也良臣諸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

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二三子晉謂卿以佐君為諸侯盟主

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慝惡也子胡曰良

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從今和聞之曰直

不輔曲明不規闇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規輔拱木不

生危拱木大木也松柏不生埤埤下濕也以言吾子

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寵榮八

年之謂多矣已為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

曰上醫醫國止其淫惑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官猶文

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

穀慝惡也言蠱之為惡害于嘉穀物莫伏於蠱蠱莫嘉

國國語十四

中華書局聚

於穀伏藏也穀興伏而章明者也穀氣起則蠱伏

明之道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者而親近

之以象人之食宵靜女德以伏蠱言靜安也伏去也

有德者以禮自節以去己蠱今君一之夜一晝是不

饗穀而食蠱也蠱喻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皿器也

受器也夫文蟲皿為蠱吾是以云文字文子曰君其幾

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諸侯服

色過是晉之殃也過十年荒淫是歲也趙文子卒諸

侯叛晉叛晉十年平公薨在魯昭十年

秦后子來仕避景公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

其車五乘年楚恭王之庶子公子比魯昭元叔向為

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宣子韓起代

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為旅為田五百頃上大



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似公夢熊不知人殺乎抑厲鬼

邪厲人殺主殺人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

之有大之政美僑聞之僑子產名昔者鮌違帝命殛之于羽

山帝堯也殛也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羽山之神化也

實為夏郊禹有天下三代舉之舉謂不廢其禮夫鬼神之所

及所及凶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紹繼也殷周是故天

子祀上帝上帝天也公侯祀百辟功及民者自卿以下不

過其族族親也今周室少卑少微也晉實繼之謂為盟主

其惑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為周董伯為

尸董伯晉大夫神不歆非類五日公見子產祭後五日

見之有廖故賜之莒鼎莒鼎出於莒傳曰賜子產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

之名而無其實實財也無以從二三子從隨其購吾是

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卒之

田欒書為晉上其宮不備其宗器宮室宗器祭器宣其德行

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越發也諸侯親之戎狄懷之歸懷

也以正晉國行刑不疚疚病也以免於難免弒君之難及桓

子驕泰奢侈貪慾無藝藝極也桓子驥略則行志略犯也

也假貸居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

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懷子桓子盈也可以免於

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奔上夫卻昭子卻至也其富半

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奢泰於國其身尸

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三卿卻錡

又有五人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

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能行其德是以

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



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

敢專承之專獨承受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之

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韓萬

國語卷第十四